

珂雪齋集

明 袁中道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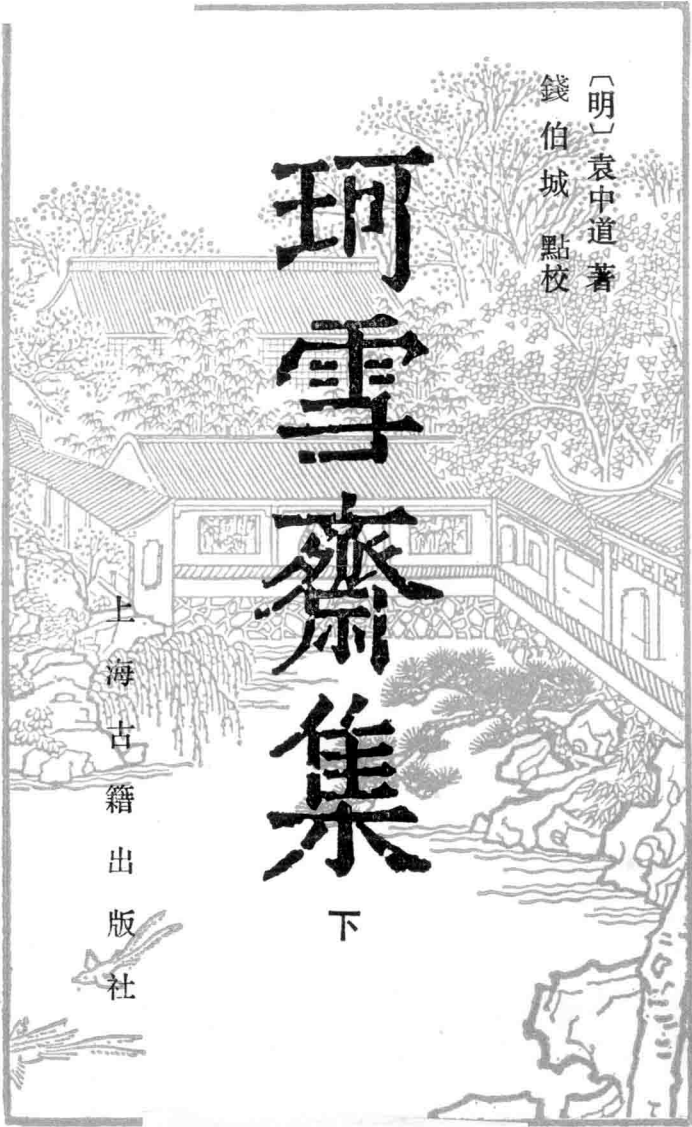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明〕袁中道著
錢伯城點校

珂雪齋集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珂雪齋集卷之二十四

寄周憲副海門

前承念及家仲，遺之盛奠，已有字報謝，不知徹台覽否？近來法門荒涼，道侶凋落，真無開口處。向時即欲入鄂，效順風之請，而台臺行矣。今之學者，儒禪並進，若較盛於往時。然其實陽明先生良知二字，未見有人透過者。蓋徒見宗門中麻三斤、青州布衫七斤，便作奇特想；而良知二字，平田裏荆棘，多視以爲尋常，不復究竟，所以未見真種子。即終日修持，皆歸生滅耳。不審台臺以爲何如？生于此道，粗有所入，而境強習重處，道力甚微；且無友朋薰習，終歸墮落。言之可爲泣下。有便，寄數語以相砥礪，萬萬！

寄錢太史受之

京華一別之後，得一奉手教，不啻晤言。復見尊稿序中，諄諄齒及于弟，知兄之不忘弟也。弟之薄命奇窮，所不忍言，身世淪落已矣；乃不意相愛相知之慈兄，一旦舍我而去，願

影淒涼，何以度日。憂能傷人，血病大作，遂逃之青溪、紫蓋之間，誅茆而老焉。聽泉看山，不覺沉疴頓起。而老親之病繼作，不得已復返初服。夫天下之可以自由者，莫如棲隱山林。退藏一路，正爾不能得，可奈何！邇來跼步鄉閭，上慰病親，下撫孤稚，豈復有生人之趣。幸而稍知空幻之理，時取法水灌溉心胸，覺無明習氣，漸以微薄。區區功名，無論不可必得；卽得之，有纖毫益于生老病死者乎？

受之于世間法，粗已了畢。上之究竟性命之理，以心學抒爲作用；其次讀古人之書，撥膚見骨，發爲詩文，另出機軸，垂清光于百代。至于名山勝水，優游徜徉其間，無非樂境，快矣，快矣！若夫繁華游冶，丈夫心力強盛，不得意時稍以文其寂寞。正如游雲變霞，豈有留礙。知受之覲破久矣，弟于此亦大有豁也。目前光景若此，卽欲走數千里外，與吾受之一聚首劇談也，豈可得哉？因禪友怡山東歸之便，附字奉候，固是了元、天如一等人，一晤之，且可悉弟近況也。

寄黃春坊平倩

伯修去後，已自淒楚，不忍言，所倚以爲命者，一中郎耳。今又舍我而去，傷心次骨，一病幾至不起。弟不難相從于地下，奈老親在堂，不得已削涕強笑，冀少慰之。今惟仁兄可

依，而道途迢遞，亦未能來也。但榮發在邇，取道荆、郢時，可得一良晤，卽餘生之大幸。

學道多年，已見眞消息，但知見之力甚微；而居家無好友朋，塵染薰習，時傷苗犯稼，奈何？仁兄此一出，非獨社稷之福，實弟等聚首出世之良因也。入楚塞時，望先馳一字，以便趨侍。人行忙，草率不盡欲吐。

與雷何思

居玉泉兩月，候兄不至，遂徧游鳴鳳、鹿苑諸山泉。鹿苑之奇，拔地石峯，峯色如砂翠，而水潌七渡，流聲震天地。不獨楚中所無，卽天下亦未見如此奇勝也。

寺久凋敝，弟頗懷修葺之想。聞仁兄亦有此願，不知果否？法和居士，自是郡中第一箇神聖，恐亦當表章也。長石有字來，道及仁兄四月內有東下意，果爾，弟當掃三逕以待。中菴從北來，弟留之過夏，而渠欲一至西陵奉晤。弟所修玉泉柴紫菴，正少主人，得此君淨修其中，遠希白社故事，亦甚快。望仁兄爲贊成之，何如？

寄雲浦

仁兄歸來，弟卽擬走小龍湖領教，但繡斧新歸，自有一番應酬，俟小定卽當棹一舟來。

此中積懷萬斛，恨不得卽傾倒也。至于暑溽，實所不長，得聆知己之談，說甚龍皮扇乎！

弟十年中哭兩兄，淚盡矣，兩眼昏花，鬚鬢皓然，已無復進取之想。家門多夭折，簡田弟近復不祿，可憐，可嘆！弟近日東西遊覽，亦非耽情山水，借此永斷淫慾，庶幾少延天年耳。適從村中歸，特遣小价致數種山青水綠人事，萬惟叱存。作得詩二章，求教。總之，聚首有期，非一紙所能盡也。

答曾太史

弟住玉泉兩月，山水怡情，不覺舊病頓愈。不意老親體中違和，星夜遄歸，幸而漸安，一月間必可全愈，弟又可作玉泉主人矣。何思所云樓閣者，弟無力建造，惟于玉泉右側建一亭半山，望西南諸峯如堆藍，其下建一堂，以祠關聖賢及兩兄于中。于此月之初五日建，有無跡老人監視，玉泉長老督功，弟安享其成，不勞心力也。

青溪、鳴鳳、鹿苑諸山，俱秀媚之極。至于鹿苑，峯色水聲，實是東南所無，陸法和居士賞鑒，大是神眼。弟住止玉泉，去高安諸山水，不過一日程。中郎去後，世念已灰，願作一老居士，游行佳山水間足矣。不審仁兄體中近日若何？前所寄字，弟入山不得覽，歸覓之，侄輩已爲烏有。以此欲問仁兄動定甚急，使來甚慰。倘有游山之興，同往玉泉住數年，應

酬既絕，百念不生，何愁體不復原。弟所作菴，卽兄之菴，不必分彼此也。去與不去，幸寄一字，或秋以爲期亦佳。

弟往日學禪，都是口頭三昧，近日怖生死甚，專精參求。不卽往玉泉，則止二聖禪林。酒色已成多時，仁兄見念，感切感切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動，畢竟深山之中爲得計耳。詩文二紙呈覽。

寄寶方

近日看師地論，聞所未聞，方微慈氏之苦心，一字一滴血。諸論中，警策綿密未有過之者。若非在山中，安得遇此祕密法藏，令不肖道念日切，世情日墮矣。

山中雖乏伴侶，亦頗不覺岑寂。知方偕怡山諸戒納修法華懺，又令我技癢甚。七八月內山中菴成，便可修舉也。生于二月末或一歸，方收拾來山作長住計。無跡老人情同骨肉，鴈行之悲，爲之少釋。已于響水潭上作菴，爲卜鄰計，是又一快也。會中諸位衲子，統希申意。

又

堆藍亭已落成，在原基之上，十餘步見西峯層疊，乃荆浩、關仝得意筆也。塔灣田山僧窮極，欲質當他宅。生爲山門，只得勉強成之。家舅處幸一往道意，此時要三十金最緊，是必爲催來也。不知怡山師有來意否？前承銀杏之賜，謝謝。

寄八舅

山中已作久住計，堆藍亭已完，正在修理廳堂。大約山水中靜坐，極清閒快樂。目下有泉田一區，四面山色包絡。山之下爲泉，泉之內有田，去甥所作菴不過百步，若得此卽不減輞川也。老舅無事來一遊，必賞心之甚。散木來縣不？晦之作何狀？

寄四五弟

山中已有一亭，次第作屋，晨起閱藏經數卷，倦卽坐亭上，看西山一帶，堆藍設色，天然一幅米家墨氣。午後閒走乳窟聽泉，精神日以爽健，百病不生。吾弟若有來遊意，極好。三月初間，花鳥更新奇，來住數日，煙雲供養，受用不盡也。

寄孔令君

久不奉慈誨，渴仰殊深。生自家仲逝後，遂抱痼病，咫尺未得瞻禮戟下，想台慈不至督過也。殘臘體中稍泰，偶黃太史有信東下，遂至玉泉遲之，不意來期尙宵。自到此處，仰見堆藍之山，俯聽濺珠之水，不覺骨體俱輕，神情爽豁。遂買一峯，搆精廬其下。將窮三藏之秘典，發五宗之玄微。捐梁肉而餐伊蒲，舍綈錦而服芟荷。石丈竹君，梅妻鶴子，將于斯焉老矣。所幸家嚴健飯，兩弟奉養，生雖不敢遠遊，亦庶幾可以近遊。至若慈臺，春風夏雨，一邑含膏，生雖在山中，受賜實多。百凡更祈大爲培植，使山人免于內顧，卽慈臺非常之大造也。河渚暫歸，柴車可駕，更得望見清光，臨楮惓惓。

寄怡山

匆匆入山，未得奉別，不審道體日來若何，想已平復矣。玉泉、清溪之勝，卽吳越未見其比，幸一命駕來此，同住數月，此中有藏可閱。已市木作一小菴于別峯下，計日可成矣。亡兄既去，世念已灰，此卽是我安身立命之處。師如不棄，便可卓錫。

寄八舅

自別老舅入山，無日不快。仰看堆藍之山色，俯聽跳珠之水聲，神骨俱清，百病消除。寺內有舊菴基，正據山水之勝，已傾囊鬻得，旦晚市木修造，有次第矣。此去十五六里，卽爲青溪，峯巒洞壑，殆非人境。到此飯伊蒲，絕嗜慾，覺得容易遣日，自信于山水有緣。聯榻不寐，遂有此一番佳境界。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，非老舅不能賞鑒也。已矣，已矣，胸次舒泰，耳目清淨，豈非福耶！二三月內，此中山色泉聲，更當十倍。老舅如有山行之興，當掃乳窟以待。

寄六侄

存亡徂遷，倏忽易歲，惟夜夜入夢，有若平生耳。海內第一知己既去，復何心世緣。玉泉清溪，山水幽絕，將有終焉之志，歸期都未可定。想已入社矣，酌寬嚴之中以處家，酌豐儉之中以理財，寡慾養身，修名避讖，是所望也。

寄祈年

自到山中，閱藏習靜，看山聽泉，不圖爲樂一至於斯！已傾囊市得一峯，將于其下建菴而老焉。誓畢此生，苦心參究，了佛祖一大事因緣，決不奔波紅塵，終日爲人忙也。

汝年正少，自當向學，支持門戶，使我得心安，爲世外閒人，卽汝至孝。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，以汝二伯在，友于至篤，不能相捨耳。今何時也？匠人輟成風之巧，伯子息流波之音。立雪無影，惆悵何言。惟覺青山解語，綠水知心。伊蒲可以續命，貝葉可以忘年。暮春三月，河渚暫歸，柴車可駕，當一歸來。旋卽入山，不停晦朔。

何者？吾賦性坦直，不便忍嘿，與世人久處，必招愆尤。不若寂居山中，友麋鹿而侶梅鶴，此其宜居山者一也。又復操心不定，朱紫隨染，近繁華卽易入繁華，邇清淨卽易歸清淨。今繁華之習漸消，清淨之樂方新，而青山在目，緣與心會，此其宜居山者二也。兄弟俱闡無生大法，而爲世緣迫逼，不得究竟。今居山中，一意理會一大事因緣，必令微細流注，蕩然不存，此其宜居山者三也。骨肉受命慳薄，惟盡捐嗜慾，可望延年。業緣在前，未能盡却，必居山中，乃能掃除，此其宜居山者四也。生平愛讀書，但讀書之趣，須成一片。俗客熟友，數來騁擾，則入之不深，得趣不固。深山閉門，可遂此樂，此其宜居山者五也。

蓋我之住山，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，誓捐軀命以守此志。且鳳皇不與凡鳥同羣，麒麟不代凡駟伏櫪。大丈夫旣不能爲名世碩人，洗蕩乾坤，卽當居高山之頂，目視雲漢，手捫星

辰。必不隨羣逐隊，自取羞辱也。因汝可與言，故略及之。

寄五弟

山中百凡清快，紫蓋之奇峯，青溪之碧水，玉泉爲山水之大湊。愚兄行止其間，卽是養生。何者？屏絕欲染羶癘，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，幸以此意悉之老親。老親眞壽者相，無可慮。所慮者，吾輩之壽耳。進山一步，卽是活路；出山一步，卽是死路。吾志已決，阮孝緒、何子皙，吾之師也。

寄李謫星〔二〕

殘歲偶得黃太史一札，云至西陵，卽走玉泉候之，以故未得於老伯前效執拂之役，此中抱歉之甚。想奔走道途，仁兄或見亮也。自中郎去後，懷抱鬱鬱，見紫蓋、堆藍之山色，不覺心意爽豁。向時胸中積塊，俄爾冰釋，乃知山水是療病之妙藥。卽于是中結庵買田，將有終焉老志。元定兄有字至，亦于燈節後見過，政恐吾兄方擁臯比，不得來共聽乳窟泉聲耳。小价歸，匆匆付一字。有便寄數語山中人，以破岑寂也。

寄王章甫

一聞兄將至，不勝喜慰。數日內風雨大作，長江之險不敢卽渡，雨止卽來。倘天色連綿，兄多留兩日。仲宣樓、章華臺、龍山落帽處，必當陪遊。且公安二聖寺，有李龍眠羅漢、趙子昂法華，皆不可不一觀者。先此奉懇。但微示霽色，弟卽飛來，且將以小舟送仁兄於岳陽樓前作別耳。至懇，至懇！

答夏道甫

得兄札，正游鹿苑，雨色甚奇。甫霽卽欲還堆藍，而遠安公專期于十二日，其情甚切，不得不赴。准于十三日雞鳴卽歸，兄幸暫止玉泉，來此亦不易。乳窟流泉可聽，勿便作興盡之返也。至禱！

答黃駕部取吾

宋孝廉至，得手教甚慰。弟遭骨肉之變，兩兄相繼去世。至中郎相依爲命，一日不晤，便無以爲懷。今生死永隔，奈何！自長別後，弟遂抱重病幾死，今方有起色。已于玉泉，買

山作終隱計，伊蒲送日。兄自學仙，弟自學佛。但能輕視世緣，精進不懈，各有所成，不愁墮落也。

中郎未有大病，偶以下血脫氣，遂至不支。然心無怖亂，有若坐化。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，至于學問之綿密，應世之圓妙，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，但當合掌歸依而已。知己如兄，不作粉辭也。急欲圖一晤，弟不難千里行，而老父抱病，難于遠離。晤期未知何日，言之惘惘。

寄尹夷庚

大別山頭一別，升沉生死，有如幻霞，置之不足道也。弟居家鬱鬱無歡，筆硯久廢。第思二毛種種矣，學道之外，佐以看山讀書，豈能長奔波世路耶！所恨藐焉孤孀，口如銅烏，安得沉酣風雅如吾兄者，常時聚首以慰饑渴也。寂子相與已久，近日至山齋少聚，便道過貴村，敢以一字奉詢。知兄于般若緣深，自盼睞之矣。

寄潘景升〔二〕

周子國至，得書。弟屏居村野，未到沙頭，尙未會子國也。弟已如失羣孤鴈，到處飲

啄，以消渴愁。柰老人體復多病，常時周旋一室，卽當陽玉泉已卓一菴，棲隱尙不能往，則其他可知矣。東下之役，空付夢想。吾兩人合併，竟不知在何時，此生乎，他生乎，都未可卜。念此不覺淚涔涔也。近作中極多可豔異事，柰一時抄寫不及，當以付周子國來。

（二）本篇據近集補。

寄曾聲子

初聞尊大人之變，不忍遽信。及自澧州回，得寶公字，備知化去事，痛苦割腸，其悲與悲先兄等也。先兄去後，生兄尊大人，而尊大人亦弟畜我。老來相依，恃有此耳，乃竟若此耶！且交游中，求如尊大人之知我愛我者，有幾人耶？傷哉，傷哉！

兩年之間，楚中失三詞人，使生若孤鴻斷鴈，天乎，天乎，罹禍乃爾酷也！已矣！生已治入山之裝，不復作人間世事也。聞辭世時頗安閒，其景象作楚否，可得聞否？兄丈幸一示我。老父新喪，不能出弔，先遣一介申唁。八月中從玉泉歸來，當走一哭，致少生芻也。草率不盡，統惟節哀自愛不一。

寄祈年

山中度日頗快，黃太史已下世矣，愈增我之道念也。從六月初一日卽食素起，以山中無他物，正好食素也。我定居于此，如古陶弘景之茅山故事。七月終當一歸，卽入山矣。汝努力作世間事，使我得安心辦道，卽大孝也。餘不一。

寄寒灰禪師

中郎一旦至此，令人痛不欲生。師情均骨肉，雖修短之理，久已照破，而亦不能已于慈明之哭也。生屢番清徹，自謂已至，而習重境強，處無生之力甚微。古人云相續也太難，又苦口勸人盡却。今時乃知入理之後，便要討見成受用。十二時中，微細流注，全不照管，臨終不得力，都由此耳。宗風既墮，大廈非一木可支。後生輩無大福德，纔有所見，便作乞兒相，以一飽爲足，不堪種草，不若潛行密用爲妙。蘇潛夫已修一菴沙市，欲約師來作蓮社主人，亦一快也。怡山來，草率奉報，不盡欲吐。

寄林伯雨

弟賦命奇窮，老親條爾見捐，無心世緣，將棲隱山水，永作苦行頭陀矣。山中清寂，真堪度日，兄又煙霞氣多，清秋能過我圓椒乎？黃慎軒居士亦下世矣，法門淒涼，真可嘆也。

花山爲吳中勝地，有大雲上人者，以造殿至楚，攜有錢受之太史書，欲弟稍爲經管，已略有次第。兄丈多事之日，豈可復以緣事相託，但得轉爲流通足矣。餘不盡。

寄八舅

入山未得詣別，甚念念。山中清寂，甚與癩拙之人相宜。小菴已畢功，清秋當迎這駕，少玩數日也。黃慎軒遂已棄世間，使甥道念轉深。哲人既萎，流波空引，奈何，奈何！大雲事體，稍有次第，望老舅大力提挈一二。當此多事之時，豈可輒云捐財，但委曲推廣，稍加盼睭，則爲德大矣。

寄夏道甫

山中清寂，晝着夾衣，夜蓋綿被。木樹較前益深，泉更響。小菴收拾已完，明窗淨几，掃地焚香讀書，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。如此光景，豈可不使道甫見之？清秋策馬一來，同往鹿苑爲妙也。但恐有人阻遊履耳，然亦是慧心人，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。一笑，一笑！